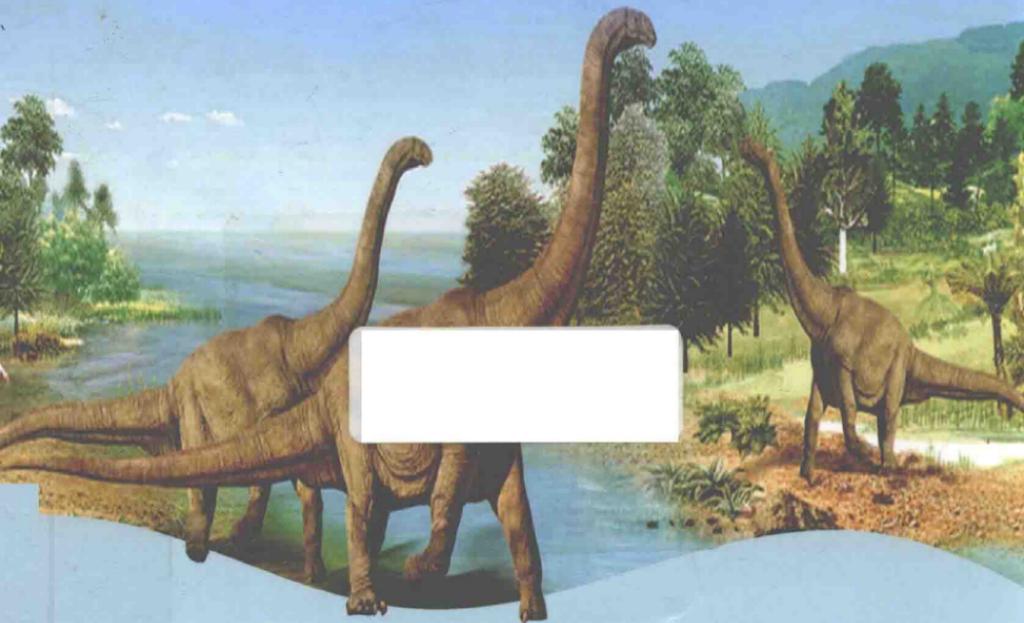


恐龙德克之 泪王子

黄鑫〇著

幻想沙漠
Dong huā
Xiang shāmǎo
动物小说



嘿！快来和德克一起
拯救沙漠里的子民吧~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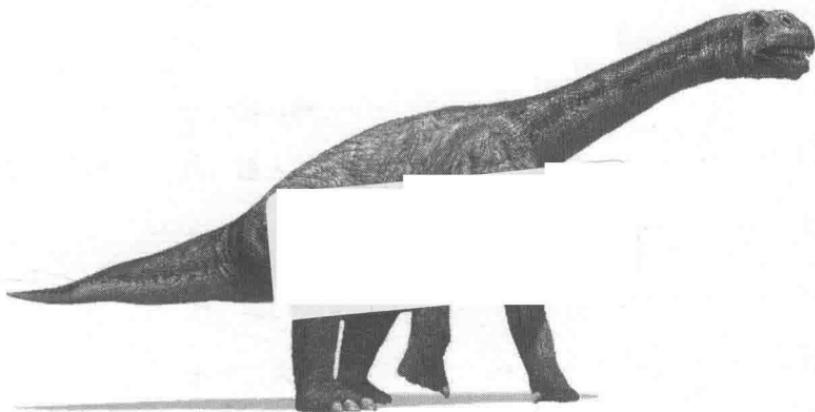
气势磅礴的沙漠风光
扣人心弦的冒险故事

神秘莫测的千年神话
历经艰难险阻的拯救旅程……

特别推荐！
沈石溪

恐龙德克之 泪王子

黄金金◎著

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恐龙德克之泪王子 / 黄鑫著. -- 南昌 : 百花洲文艺出版社, 2018.7
ISBN 978-7-5500-2830-2

I. ①恐… II. ①黄… III. ①长篇小说 - 中国 - 当代 IV. ①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(2018) 第106418号

恐龙德克之泪王子

黄鑫 著

出版人 姚雪雪
责任编辑 王俊琴
装帧设计 黄敏俊
制作 何丹
出版发行 百花洲文艺出版社
社址 南昌市红谷滩世贸路898号博能中心一期A座20楼
邮编 330038
经销 全国新华书店
印刷 江西千叶彩印有限公司
开本 720mm×1000mm 1/32 印张 7.125
版次 2018年8月第1版第1次印刷
字数 150千字
书号 ISBN 978-7-5500-2830-2
定价 28.00元

赣版权登字 05-2018-214

版权所有，盗版必究

邮购联系 0791-86895108

网址 <http://www.bhzwy.com>

图书若有印装错误，影响阅读，可向承印厂联系调换。

目录

contents

引子	1
一、德克的烦恼.....	7
二、狼狗金虎.....	25
三、沙漠里的复活.....	45
四、你好，鼴鼠.....	59
五、王子的心愿.....	79
六、沉睡的沙漠.....	99
七、狼与狗.....	117
八、迷人的秘密.....	135
九、泪王子.....	153
十、乌龟的心愿.....	175
十一、大龙城.....	191
十二、犬神庙.....	205
尾 声.....	222



引 子

史料记载：上古神帝少昊，系黄帝之长子，贵为东夷旺族首领。可惜执政末期，因贪娱禽艺，痴迷凤舞，以至“社稷日衰，九黎乱德，民神杂糅，不可方物”。

相传，当时神人混居，已不分天上人间。

恰有一神犬曰哮天，有一仙兔曰玉兔，二位均为神祇正宗，且本性高洁，实在看不惯这般混沌行径，竟相约于天地间一片花香鸟语之处，落地生根。哮天即幻化为一棵当世最为疯长的团花树，玉兔就在树冠下甘心做了一株狗尾草。

从此双双在人间餐风饮露，毕竟仙筋道骨，非是俗物。虽历经了沧海桑田，亘古变迁，却依然青青葱葱，长生不绝。又过些千年，待这一草一木秀至林中翘楚，终被世人尊为了树王，草王。

时过境迁，天地渐渐恢复了和气，越见乾坤明朗，四界循序。

树王与草王历经这几千年的人间风雨，想必有了些倦意，却

又忧心不止。当年扎根的清秀之地，如今已轮回成一片了无生机的沙漠。

这日，树王玩弄着手中的一滴露珠，目光游离，啧啧叹气。却是草王先开的口：“哮天兄，这滴珠子也算得上天地精华，我们何不将其置于大漠之下，待他日有缘之人寻到，便可救这方生灵于水火。”

树王却略有不舍。

这兔子说得轻佻，珠子总是自己费尽光阴与心机，为这棵青草所汇集的玉露神珠。单其法力非凡已属天地罕见，里面又容杂了多少本神的甘酸与悲喜……树王不语，只是抖擞着浑身的树叶，哗哗作响。草王无奈，就地现出玉兔原形：“哮兄，玉儿从此不做青草，不饮玉露，这神珠当可舍得下了吧？”

树王明知这兔子的慈悲，更知神珠于这片不毛之地的轻重，然而只是不舍。

树王再犹豫片刻，终也现出哮天犬的原形。且依然不语，两只狗爪子攥着神珠，盯着兔子发愣。兔子也把笑容凝在了嘴角。神仙之间，自然不缺些灵犀，二位只需眨眨眼睛，便做了决定。哮天突然神情大变，默念一句无名咒语，将手中神珠仰天抛去。那珠子遇热膨胀，不时，竟如半空里裁下的一角蓝穹，覆于二神面前。

风儿一起，盈盈碧波，荡漾不止……可叹这一潭子湖水！

哮天并不罢休，只再望一眼身边玉兔，便双手合十。这次口中所念，倒是清晰：“诸天神祇，我哮天神犬，愿自灭元神，化



为万棵团花，共卫此湖！”说完，偌大一架身躯竟如风前轻烟，又似春前细雨，悉数润入荒沙之中。

玉兔并无怠慢，亦双手合十，绕风而逝。

只一日，方圆百里的生灵们，就传遍了这些消息。活了很久很久的树王和草王不见了，它们只留下了一片团花树林，一片青草地……那平地里冒出的一座湖泊却是神奇，忽而浩瀚如海，忽而薄如蝉翼，实在无常。

又过了很久，这些故事终被熬成了动人心魄的传说。那树王与草王，为泽一方生灵而做了牺牲，自然在人们心中一点一点地高大起来。

那潭传说中的湖水，也渐渐被附了浪漫——

“神王悲悯，那灵湖，本是他们遗留在这世间的——泪化的一——骨肉！”

“那灵湖忽隐忽现，动辄云烟锁眉，那本就有着王子一般忧郁的气质啊！”

“说来，那压根就是一位王子吧！”

“真是让人心酸……”

泪王子。不知何时，那座神奇的“灵湖”，竟有了自己的名字。子民久居沙漠，心地坦诚，从此便口口相传，世代膜拜。泪王子的神奇也就日复一日地丰满，直至升华为整片沙漠中至高无上的神物！

泪王子！

一对伟大的神侣赐予这片荒漠的天骄王子，他如此圣洁、威



严、慈善。他威力无比，有求必应。他手托着沙漠中一切正义与光明，脚踩着沙漠中一切邪恶与黑暗……他好像从来就不是一座湖的名字。

没人再提及这个。





一、德克的烦恼

1

德克最近心烦意乱。

德克不但与谁都语气不和，而且还学会了骂人。这于沙漠中最大的村子——格林村来说，是无比忌讳的。格林村最优良的传统，就是和睦。这儿绝不允许有任何歧视和暴力发生。

作为一村之长的德克，这些传统，必须天经地义地传承下去。

“格林先生虽然出身恐龙，但绝非是一个暴戾之徒。他可是救过我们全村人的命啊！”

“格林先生一定是遇到了非常棘手的事情……”

“对，一定是事关村子安危的大事……”

“对对，他一定是在为了我们而烦恼……”

一开始，村民们并没去过分地指责自己的村长。他们会尽到最大的包容，来证明自己当初选一只恐龙作为格林村的村长，不



但心甘情愿，而且是经过深思熟虑的。

集体做的决定，又如此慎重，便一定是伟大而正确的……这总毋庸置疑吧。

可惜，德克的烦恼并没因村民的包容而有所改观。

德克的脾气也没收敛。德克甚至变本加厉，有一次竟因为一点点鸡毛蒜皮，对自己的生死之交猪大蓬吼出了一句“蠢猪”。这头猪当场就号啕大哭起来，毕竟，他的的确确是一头猪——这是一种极为恶劣的口误。以往，猪大蓬的言行举止再有不靠谱的地方，村民们也总是小心翼翼地骂他一句“蠢驴”，从来都相安无事。

“蠢猪”事件没多久，又发生了更为严重的“上坟图”事件。

村子里有一只很有绘画天赋的老绵羊，临摹了一幅名作，名作的名字叫作《清明上河图》……这些都没毛病，毛病就出在这位喜欢显摆的老画家，非要当面给村长展示展示不可。当时，德克正烦恼不堪，抓耳挠腮满屋子转圈儿。

口误这就来了。

“羊老师，您这幅《清明上坟图》……”

跟大家普及一下，除非万不得已，最好不要在供品面前提什么清明和上坟的事儿。

老画家哪由得村长说完，一把将画卷撕个粉碎，“呜呜哇哇”哭着跑出了屋子，又跑出村外，还跑进了沙漠……若非昏迷不久就被空中的鸽子及时发现，后果实在不堪设想——羊族在格



林村属于第一大族。

所有人都觉察出来，几个羊族长老开始在背后有了些不好的议论。

“村长无端扼杀我们的天才画家，倒可不去追究，但辱骂羊族之过，总要讨个说法吧。我们世代老实巴交的，招惹谁了……”

他们尤其在德克的几个好友面前，议论得更为激烈。声音很大，而且不厌其烦。这些话，也基本上每次都会一字不落地传进村长德克的耳朵里。这次传话的是兔子王。

可是，德克听完之后的表情，依然没有太大的起伏。

德克只是顾自烦恼着，夜以继日地烦恼，绵绵不断。他的两只眼睛已然红得像面前的大白兔了，头皮也被抓得血痕累累。

烦！

2

德克的烦恼来临之前，生活还算得上悠闲。

德克当时仅存的一点点忧郁，也只是来自于妈妈的失踪。妈妈被龙立方救活后，就彻底失踪了。一同失踪的还有那块由泪王子幻化而成的龙立方。德克这才并不十分担心，那龙立方的法力众所周知，有它保护妈妈，自然不会出什么意外。

德克的那段时光，大都用来回忆了。

德克先是回忆，妈妈临走的时候，一定到过自己的床边。那晚的梦境实在太清晰了。

那晚，梦里的月光皎白而宁静，月下的一切也柔软得像一袭薄纱。妈妈就微笑着站在那儿，全身披了水波一样，粼光闪闪。德克还听见妈妈对自己说：“以后，不要哭，要学会坚强，眼泪流得太多，就没人帮你擦了……”

回忆到这儿，德克的确会微微一笑。

却并不开心。

“妈妈，我又失眠了。您在我身边的那些日子里，我没有一个夜晚是失眠的，现在想起来，心里还是甜甜的，忍不住会笑。”

“妈妈，可是，在你离开后，我就突然学会了不开心地笑。我习惯了不开心地笑。有时笑声快把耳朵震聋了，也开心不起来……”

类似于这样的悄悄话，德克在梦里梦外不知说过多少次。

然而，梦里梦外，德克妈妈却从未再出现过一次。

当时，德克正咬着一嘴的回忆死死不放呢，日子也就一天天地过去了。时光如梭，流年飞度……失去了龙立方的庇佑，无情的岁月会让德克的一生变得短暂而悲壮。但德克并不去记恨，它毕竟也疗过自己所有的伤。

德克很快成熟起来。他的外表并没什么明显变化，只是心里的烦恼开始增加。

德克的回忆开始变得杂乱无章。有一天，德克忽然想到了那只小鸽子——那当然不是自己现在的鸽子随从，回忆起的那个，只是名字叫作小鸽子，她是《龙立方》里的那只地地道道的白脖



子乌鸦，她为救自己而牺牲了生命。

想到这儿，德克不禁吓了一跳！

原来想起和忘记都是些草率的事情，它们会像灰尘一样漫不经心。那只白脖子乌鸦……现在回忆起来，怎么可以如此模糊，那可是自己的救命恩人！德克努力回想着小鸽子的一点一滴，他终于回忆起了更多的细枝末节。包括她未满的羽翼，她稚嫩的声音，她蹒跚的步履，她伤感的泪和眼神……还有她临死前的愿望——她执意不去复活。她只是不想再做回一只乌鸦，她是约了自己来生只做两棵小草的！

“我们下辈子，哪怕不做动物，我们只做两棵小草，哪怕只做春天里的不分开的两棵小草，发芽便被牛儿啃掉，我们也心甘情愿……我们也不恨牛……”

再细想片刻，德克已经随口念出声来。德克的语气呜呜啦啦，与乌鸦如出一辙。德克绝不允许自己用一只恐龙的声音去念小乌鸦的遗言，那会显得不尊重。

烦恼这就来了。

德克村长开始对什么事务都提不起兴致，他的面前总有两棵小草在晃来晃去。德克用尽了浑身解数，依然挥之不去。那两棵草仿佛很久很久以前就把种子埋进了自己的脑海里，现在已经萌动。

先是扎根，再是发芽，很快就要疯长了。

德克的烦恼率先疯长起来。他感觉自己可能受到了诅咒，或者报复。他无数次跪在那只乌鸦的坟前忏悔：“你带给我的一



切，实在与我的生命没什么两样。我是因为珍惜，才想好好活完这一辈子……”

可惜无济于事。那两棵草带来的烦恼，依然日盛一日。

德克开始彻夜彻夜地不睡，而且张嘴就是那段——我们下辈子，哪怕不做动物，我们只做两棵小草，哪怕只做春天里的不分开的两棵小草，发芽儿便被牛儿啃掉，我们也心甘情愿……直到全村人都能齐声背完，他们的村长“不恨牛”。

这已经是“蠢猪”“上坟图”等一系列不良事件发生完很久以后的事情了。

格林村的每一个村民，早就接受了一个残酷的现实：村长疯了。

然而善良的村民，并没有显露出重新选举格林村村长的意图。

而且那些在“不良事件”中承受过极大羞辱和痛苦的受害者们，反而以村长生病为由，四处为德克的恶劣言行进行了开脱。当然，这时发生的一切，对德克来说，已经显得毫无意义。那些得罪、原谅、功劳、罪行、批判和溢美之词，连同村内所有的俗务，都抵不过自己脑海里的两棵小草了。

只有德克知道，自己并没有发疯。

自己只是有了一些大彻大悟——德克突然感觉，与做一名村长相比，对一个救过自己生命的女孩子信守诺言，应该更为重要。

而有些大彻大悟又实在与发疯一样，是这个世界上最残忍、



最无奈的一件事情了。若不是情非得已，谁不想像个孩子一样，天真烂漫地活一辈子。德克总是莫名其妙地发呆：“我要陪在你的身边，直到死去……我们下辈子，哪怕不做动物，我们只做两棵小草……”

我们也不恨牛！听到这儿的人都会笑着附和。

瞧！又来了。

3

当村民们渐渐对“疯掉”的德克不那么依赖和信任的时候，德克便悄悄把家搬到了村子外，一座埋葬着小鸽子的土坟旁。

那儿，德克早就为自己准备了一间堪称完美的“书房”——毕竟，德克喜欢读书的习惯已经根深蒂固，改不掉的。德克曾在离土坟东南方向几十米远的地方，发现了一块不起眼的凹坡。那地儿跟沙漠里其他的地方并没区别，遍地黄沙，多风无雨。可于德克来说，那儿却不亚于一块“圣地”。

凹坡里有两棵高高大大的胡杨。确切说是三棵，但其中一棵是枯死的，而且算不上高大。那两棵活着的又高又大的胡杨之间，有一大簇附近极少见的地皮草，这种被践踏惯了的小草却是容不得别人小瞧的，别看它们把叶子生得低眉顺眼，那些活跃在地下的根系却能蜿蜒到极深极远的地方，汲水能力甚至不输胡杨，所以活下来的，都会顽强地支撑很久。

这簇地皮草紧挨的地方，正有一大扇被风沙磨平又风干了的仙人掌，斜竖在旁边，而且其大小和平整程度，堪比一副上好的